

第十五段 種翠館良朋仗義 銷魂院竟夜談心

四人同出院中，柳自回去。松、梅復到竹家，入種翠館坐定。竹曰：「我觀桂蕊甚是留情雪香。所作懷古詩末句云‘張郎何忍聽香埋’，具有深意。」松曰：「空空留情，也是枉然。」雪香曰：「我非不欲援手，無奈清風兩袖。」竹曰：「憐才的心誰獨無有。雪香若欲援手，我必玉成其事。」雪香曰：「似月香這樣才貌，鴛兒必視為奇貨，非千金必不輕售，我何能為？」竹曰：「區區數百金尚可為雪香謀。」松曰：「雪香此事決不可行。」雪香曰：「怎不可行？」松曰：「桂蕊雖曰守貞，到底落於青樓妓館，老伯與伯母必不聽雪香行此事。若不告而行之，日後不能如願，將何安頓哩！」雪香曰：「姑且救他出院，日後緩緩圖之。萬一時勢不能，聽其別字亦所甘心。決不令其於煙花巷裏埋沒終身。」松曰：「雪香如此說，不惟情深亦是義舉，我亦當為盡心謀之。」竹曰：「所需費用，我自任之。雪香可急辦此事。」三人坐談一會方散。

雪香見竹慷慨，遂決意欲救桂蕊出院。一日復到銷魂院中，桂蕊喜不自勝，曰：「雪香真信人也。」雪香曰：「一見月香姊，欲時時得接清談，特恨居處甚遠，不能源源而來耳。」桂曰：「一與君接，覺精神俱爽。」雪香曰：「聞姊往日遇有過客，俱漠然視之，何幸我梅雪香得蒙青眼？」桂曰：「騏驎困鹽車，負輓而上虞坡，見伯樂而長鳴，知其識己也。妾雖難比騏驎，君實今之伯樂，故不禁長鳴耳。」雪香笑曰：「雖相賞於牝牡、驪黃之外但恨我乏千金。」桂曰：「這卻不難。」雪香屢欲言及救桂出院之事，中心惶惑不定，啟口輒止。二人復縱談多時，菊婢捧酒食出，對飲歡暢。酒罷，雪香見其棋枰，曰：「月香姊琴詩俱佳，想必棋亦精妙。」桂曰：「略知布局耳。」雪香曰：「肯手談否？」桂曰：「願為孫臏，學兵法於鬼谷。」雪香笑曰：「祇恐逢蒙殺羿耳。」一局未終，不覺日已黃昏。桂曰：「君奔走道途，妾心不安。今日可在館中下榻，作竟夕談，不必薄言旋歸。」雪香見日已暮，戀戀不捨，遂止宿焉。

少時，高燒銀燭，二人復整齊隊伍。菊婢將館門掩上，曰：「做一個關門殺賊。」棋過數枰，桂蕊命菊婢入內辦酒。雪香故落一子於地，俯身尋覓，暗將桂蕊金蓮一捻，但覺弓鞋貼地似初長貓頭筍兒。不上三寸。雪香心搖魂飛，倘恍莫定。桂若不知，顧謂曰：「不尋罷。」雪香無心布局，了無倫次。桂笑曰：「君欲‘亂敲棋子落燈花’耶？」菊婢出，收起殘局，置酒席上，桂命菊婢新設臥榻，以為雪香息偃之所。菊婢應諾而去。

飲到杯盤狼藉方散。桂命菊婢收拾殘盞先睡，復與雪香對榻清談。桂曰：「妾有曲衷欲訴，不知郎君肯聽否？」雪香曰：「月香姊之言自當洗耳敬聽。」桂曰：「妾遭不幸，流落苦海，久欲呼救未得其人。今春乍遇郎君，便自心折。君亦垂青不棄，情致纏綿。比時欲吐衷情，卻因邂逅相逢恐致冒昧。且竹、柳諸君在座不便啟齒，然而中心拳拳未嘗一日忘也。嗣遇暴客，復頂大恩，遂自誓以此身相報。及君來時，每欲明言，終覺腴腆，是以詩詞言談時露微意，而君竟置若罔聞，較初來時轉似情淺，不知卻是何故？」雪香曰：「出院事亦非容易。我自恨力薄莫克承任，恐口惠而實不至，故不敢認真說起，但含糊過身耳。」桂曰：「即此亦足見君志誠。妾亦料君有高堂，不能自主，但妾區區微衷，誓不他適必須委曲求全，救我餘生。」雪香曰：「前日我與松翠濤、竹嶸谷商議，幸嶸谷願出資相助，我自當為姊援手，不必煩姊叮嚀。」桂曰：「松、竹二君，真是義重管、鮑，但妾素所蓄積，頗有千金，或不致勞竹君相助。」雪香曰：「如此更好。」桂曰：「此情令君父母知否？」雪香曰：「此時不必令知，俟出院後緩緩圖之。」桂曰：「妾若得侍郎君，所謂生死而肉骨也。但君年已二九尚未牽絲，尤宜早為求風計。」雪香曰：「若得月香姊相伴足矣，又何求焉？」桂曰：「妾出身微賤，得賦小星，平生願足，君須留意天臺。」雪香說到此處，一時把持不定，起榻走至桂蕊床邊坐定，執桂手笑曰：「玉筍春蔥，秀嫩乃爾。」桂低頭不語。雪香抱住柳腰，桂亦魂銷力軟，以手扶雪香肩。雪香笑曰：「今日暫借青樓作藍橋可乎？」桂欲相就，忽轉念曰：「行不得也，哥哥。」雪香曰：「姊姊，怎麼行不得？」桂曰：「哥哥你放手，我說得你聽。」雪香遂釋手，曰：「請說。」桂曰：「青樓妓館過客甚多，今日一塊璞玉被君雕琢，日後何以自明，不如守此完璧，候君異日。」雪香喜曰：「足見姊姊貞操。」又曰：「先我故落棋子，捻著弓鞋，姊姊何竟不知？」桂以手掩面曰：「非不知也，此身將欲與君，何惜一足。」雪香曰：「蓮花可再一現否？」桂不語，以帳蔽面而坐。雪香抬起雙鉤，置之膝上，摸撫半瞬，曰：「兩峰並峙，不盈一握，真愛煞人哩！」時已雞鳴，桂曰：「梅郎請去安歇，徹夜長坐恐傷玉體。」雪香曰：「姊何愛我之深。」於是就榻，解衣而寢。桂亦睡去。

比及天明，桂呼菊婢起，煨水、烹茶，以待雪香。桂梳妝已畢，雪香始起，菊婢服事周至。雪香欲辭去，桂留早餐，雪香乃止。桂取所畫鴛鴦圖請題句，雪香題云：

一宿便交頸，鴛鴦夢難醒。

有時相對飛，水面浮雙影。

題畢，桂曰：「聊以持贈。」雪香遂收而懷之。早餐畢，桂復贈以詩曰：

從此便可散千憂，自信明珠未暗投。

喬木將遷出幽谷，巨川欲濟得輕舟。

空含蕩婦三年淚，少嫁商人一段愁。

不遇范公全晚節，西施誰與泛湖遊。

寫畢，遞與雪香，雪香亦懷之，遂辭去。桂送之曰：「昨晚所言，君須在意。」雪香曰：「我必欲作此舉，不煩囑咐。」乃出院歸。